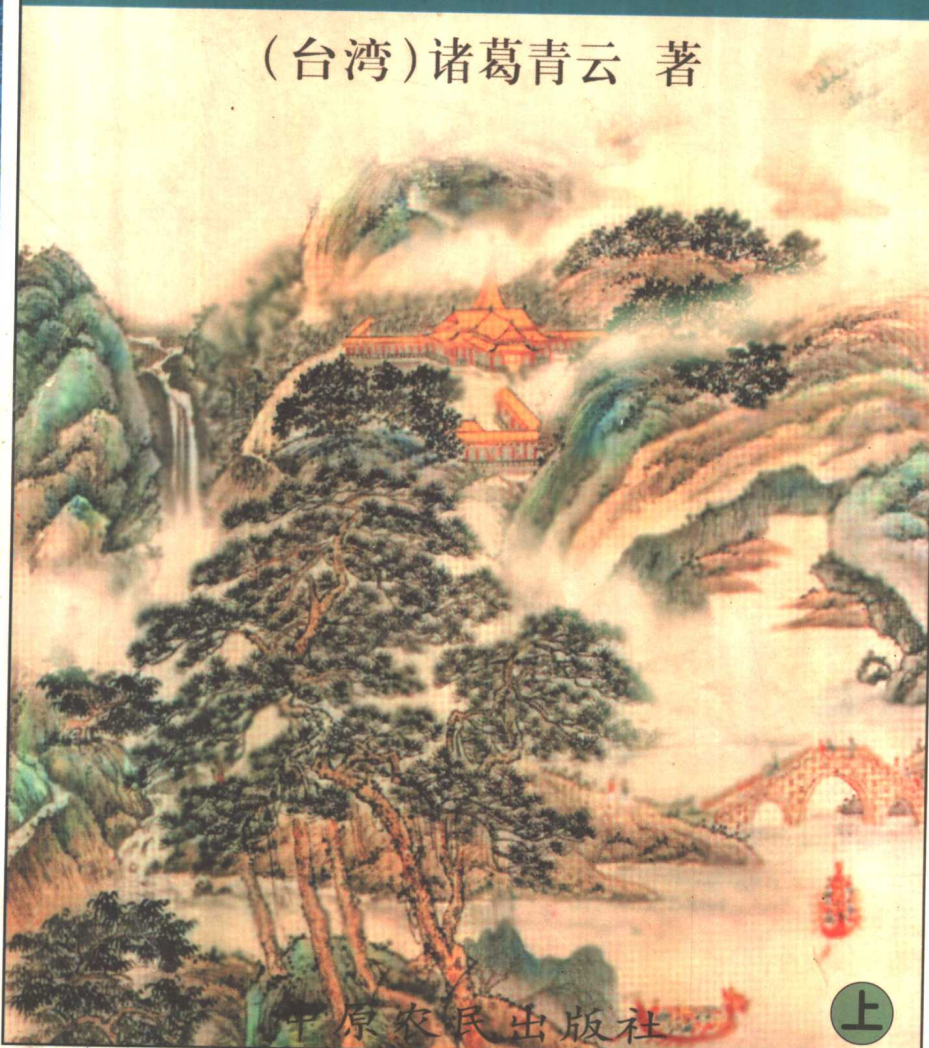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碧落紅塵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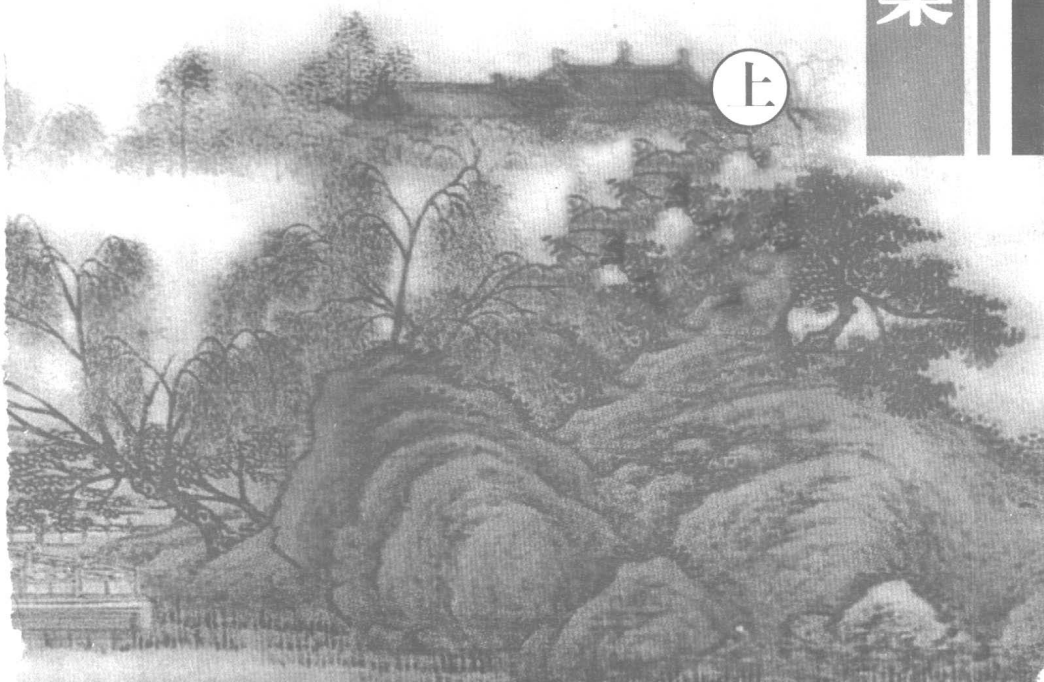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上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碧落红尘

上



前 言

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中，塑造了名冠“武林十三奇”的诸、葛双仙，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。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，实乃作家本人“诸葛青云”之自比。的确，自1958年，诸葛青云涉足“江湖”，发表处女作《墨剑双英》，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、《天心七剑荡群魔》姊妹篇，名噪“台港”，为其赢得巨大声誉，成为台湾早期武侠作家中名家中的名家，与卧龙生齐名的。60年代初，古龙刚事创作，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，遂向金庸、诸葛青云“取经”，学习文采诗意，并重人物刻画，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，终成“新派”大家。

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，其名家既能融合“北派五大家”之优长，又能各出机杼，转形易胎而作。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，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，他才华横溢、想象奇诡。其作品文字笔法、写景状物、人物塑造、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还珠神韵，又能创新发展，因而更能引人入胜。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，如诗如画之境物描摹，台湾无人能出其左；说到奇幻，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、神魔斗法，却另有奇妙，更具魔幻、奇异的色彩。在《紫电青霜》中，白鸚鵡不仅能作人言，且清音婉转，颇具辩才，更能与人谈诗；而以流传千古的《满江红》、《正气歌》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“六贼妙音”真可谓奇思妙想、别出心裁；文中“祭剑”、“三蛇生死宴”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，使人大开眼界。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，非大家不能为也。

诸葛青云善写情事，其“风流多情”直接承继于北派“言情”高手朱贞木。然而“情”到了诸葛青云手中，更显恣肆浪漫，更显风流多元。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其前期作品如《半剑一铃》、《折剑为盟》、《铁剑朱痕》、《弹剑江湖》等书，均以“剑”为名；而后的作品如《豆蔻干戈》、《玉女黄家》、《劫火红莲》、《五凤朝阳》、《红剑红楼》、《咆哮红颜》等，则皆有红粉妆点。利剑配佳人，刚健衬袅娜，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，总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。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，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，皆风流蕴藉，令人心仪；而温馨缱绻的少女情怀，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，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、冶艳狎姿，更是刻画入微、纤毫毕呈。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“情”入手，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、狰狞恐怖也是因“情”而生。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“由情生孽”。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。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：喜、怒、忧、惧、爱、憎、欲。端的好一个“情”字了得。

同时，诸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，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。因此，能充分发挥其“文采风流”的专长，小说写得潇洒俊逸、文采斐然。像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，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，挥洒自如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，又满篇的诗词歌赋，才有台湾“才子佳人第一人”之誉。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，堪称台港“双璧”！

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。时至今日，这些波澜壮阔、气韵生动的作品，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，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。可谓青云不老，常读常新。

内 容 简 介

一代大侠谷啸天误杀七剑神君欧古月独子，远走避祸，不料陷入绿林魁首濮阳赫之伏，与端木杰等饮恨身亡。濮阳赫正待斩草除根，两条人影一闪而至，欧古月与一清大师分别抢走了两家遗孤。十五年后，欧古月义子谷家麒行道江湖，那冷酷的手段及快如惊虹的剑法，使濮阳赫等巨寇无不胆寒。侠女水中萍与谷家麒并辔江湖，两人情愫暗生。邛崃谷三绝宴上，谷家麒七剑齐飞，突有两支木块接住七剑，濮阳赫剑底惊魂，如飞而逃。一清大师弟子端木淑，劝谷家麒以武林大局为重，共斗邪恶组织“黑地狱”。欧古月身中奇毒，下毒人竟是他身边爱妾，欧古月忍辱负重，投入黑地狱。端木淑与谷家麒等深入魔窟，斗智斗勇，历尽艰险。水中萍情场受挫，爱极恨生，对端木淑、谷家麒突下杀手。谷家麒、水中萍服下“天狼变心丸”，双双认贼作父，与濮阳赫同席饮宴，与正道侠士抗衡。隐世魔头纷纷出动，武林各派面临浩劫。

该书故事新颖，情节紧张、刺激、曲折，往往出人意外。写侠客英雄豪迈，扬威四海，写情爱绸缪缱绻，两情眷眷。读来既使人扼腕长叹，又使你荡气回肠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西风魔影血雨飞 (1)
- 第 二 回 灵心慧舌针锋对 (38)
- 第 三 回 暗涛汹涌三绝宴 (69)
- 第 四 回 神功妙算各逞能 (105)
- 第 五 回 祸变无穷会巴山 (141)
- 第 六 回 忍辱愤投黑地狱 (175)
- 第 七 回 神魔谷开五毒筵 (210)
- 第 八 回 贼在帅位风云起 (236)
- 第 九 回 疑上添疑赴罗浮 (264)
- 第 十 回 幽谷飘香遇奇人 (296)
- 第 十 一 回 群豪齐集黑地狱 (322)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二回 | 鬼节大会怪事多····· | (347) |
| 第十三回 | 无相神功寒魔胆····· | (373) |
| 第十四回 | 情海兴波遁娇娃····· | (402) |
| 第十五回 | 遣怀远游百丈峡····· | (432) |
| 第十六回 | 认贼作父变心丸····· | (453) |
| 第十七回 | 由来暗箭最难防····· | (469) |
| 第十八回 | 变生不测陷魔掌····· | (491) |
| 第十九回 | 真假双仙谜中谜····· | (512) |
| 第二十回 | 扑朔迷离浑难辨····· | (542) |
| 第二十一回 | 玄虚之内弄玄虚····· | (571) |
| 第二十二回 | 同恶相济群魔聚····· | (591) |
| 第二十三回 | 计中有计两败伤····· | (621) |
| 第二十四回 | 无计可施空惆怅····· | (644) |
| 第二十五回 | 正邪大会端午节····· | (660) |
| 第二十六回 | 佛法无边净魔气····· | (679) |

第一回 西风魔影血雨飞

车辘辘，马萧萧……

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“兵车行”的起句。

如今终南山麓的一条古道上，在斜阳残照，西风猎猎之下，也听见了辘辘车响，萧萧马鸣。但来的却不是兵车，而是一辆灵车。

车上棺柩，系楠木所制，漆得乌光闪闪，颇为气派！

不过更气派的是左右护柩之人，竟是在当代武林中极负盛名的“祁连双剑”！

这辆灵车，是由四匹健马拖曳，除了“祁连双剑”中的“笑书生”端木杰，及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，在灵车左右，跨马护行以外，车后还有一辆单套篷车，车中坐的是“笑书生”端木杰之妻，“飞环侠女”岳凤，暨一对年约三岁，均极俊美的可爱男女幼童。

女童是端木杰之女端木淑，男童则是棺木中死者一代大侠“摩云手”谷啸天的独子谷家麒。

灵车由西往东，走到终南山中一座百丈峭壁之下，突然自峭壁后闪出数十人来，当先三人，拦路抱拳，向“祁连双剑”说道：“谷大侠生平仁义，义满江湖，不想忽作古人，他灵柩既过终南，请容我兄弟一祭！”

“祁连双剑”中的大侠，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目光微注，认出这拦路三人，是黑道中一流凶徒“终南三鸟”鲍氏兄

弟，不禁面色微沉说道：“三位鲍当家的，若想向谷大侠英灵致祭，必须等李不凡、端木杰将灵车护送到蓝田谷家村后，公开举行，这样草草不恭，恕我有违尊命！”

“终南三鸟”中的老二“毒心飞枭”鲍扬，闻言冷笑说道：“绿林好汉，云集终南，齐欲向谷大侠一致最后敬意，怎的还说草草不恭？”

“笑书生”端木杰“哦”了一声，冷笑说道：“原来除了‘终南三鸟’鲍氏昆仲以外，还有其他武林朋友，埋伏在此！”

端木杰语音方了，连声厉啸，突震心神，在这百丈峭壁的密林丰草奇松怪石之间，又复有五六位绿林巨寇，纷纷现身纵落！

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，见来人无一不是出类拔萃的有名凶徒，眉头方自略蹙，“毒心飞枭”鲍扬业已手指刚刚现身的众巨寇，得意狂笑说道：“李大侠请看，‘飞罗汉’法元大师、‘铁笛真人’灵灵道长、‘五湖龙神’裴通海、‘追魂客’乔冲、‘铁掌震中原’边大寿等，一齐在此，加上鲍通鲍扬鲍永兄弟三人，应该算得上是一场颇为盛大的绿林公祭！你们‘祁连双剑’，虽然艺业不群，但目前强弱众寡，太以悬殊，倘若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就难免弄得灰头土脸，自讨无趣的了！”

“笑书生”端木杰虽见这“毒心飞枭”鲍扬，倚仗人多势众，耀武扬威，却仍毫无怯色地，冷笑说道：“既称绿林公祭，必当有位领导群雄的主祭之人，诸位虽然平素各霸一方，声威显赫，但谁敢自负足以领导……”

话音未了，“追魂客”乔冲阴森森地接口答道：“端木大侠不要挑眼，只要等香案供物摆齐，包你有足以领导南

七北六十三省全体绿林道的人物，出面主祭！”

“笑书生”端木杰听得愕然说道：“足能领导南七北六十三省整个绿林道之人是谁？除了七年前败在棺中死者‘摩云手’谷大侠‘摩云神掌’之下，因而遁世隐迹的‘阴风叟’濮阳赫外，我还真想不出再有他人，具此身份。”

“追魂客”乔冲冷然说道：“究竟是谁，少时自知，鲍二兄，你还不快令手下，摆设香案供物恭候。”

“毒心飞泉”鲍扬闻言，遂指挥手下，自百丈峭壁之后，抬出预先准备的供桌，摆设香烛等物。

“笑书生”端木杰向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笑道：“大哥，他们既然有人领导，我们就让他们举行一次绿林公祭也好！”

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目中暴射精光，冷然点头，与“笑书生”端木杰一换眼色，双双飘身下骑！

直等供案香烛摆齐，百丈峭壁之后，一声阴森森的冷笑起处，缓步走出一位身材略为瘦削，两只鹰目，炯炯生威的白发微须老叟！

“笑书生”端木杰向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瞿然说道：“大哥，来人果然是隐迹七年之久的‘阴风叟’濮阳赫！”

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面色沉重地，与“笑书生”端木杰交换一瞥眼色，均自抢在“摩云手”谷啸天灵柩之前，双双并立，由端木杰抱拳叫道：“濮阳老当家的，‘大巴山英雄会’后，一别七年，不想老当家的精神矍铄，益发健朗了！”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走到供桌之旁止步，抬头目注“摩云手”谷啸天灵柩，脸上现出一片感叹惋惜神色，缓缓说道：“七年前‘大巴山英雄会’上，一场龙争虎斗，濮阳赫敬承‘摩云手’谷大侠半掌之教，含羞带愧，遁迹终南，期以十

年，重练‘阴风煞手’，本来不等期满，决不重出江湖！但谁知苍天不佑，谷大侠居然撒手尘寰，遂逼得我这当年旧识，不得不提早三年出世，向谷大侠灵前，拈香致祭，略尽心意！”

话音至此一顿，突然目注“祁连双剑”，皮笑肉不笑地，冷冷问道：“李大侠、端木二侠，濮阳赫有一事想在两位台前请教！”

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，应声说道：“老当家的有话尽管请问，李不凡端木杰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哪里当得‘请教’二字？”

濮阳赫一双鹰目之中，精光微闪，凝注灵柩有顷，蹙眉问道：“濮阳赫七年来虽然足迹不出终南，但耳目尚能观察江湖大事！风闻谷啸天谷大侠，近年苦练专门克制我‘阴风煞手’的‘三阳神功’，并颇有成就，他却因何病，一旦归真，万缘撒手！”

“笑书生”端木杰摇头答道：“常言道得好：‘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？’任凭何等英雄，一旦大限临头，无常一到，谁能勾消生死簿？拒入鬼门关！还不均是乖乖地抛下毕生事业，盖代声名，听由黄土埋身，化作一堆朽骨！”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双眉一轩说道：“听端木二侠这等说法，谷啸天是无疾而终的了？”

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接口答道：“谷大侠三年前因爱妻难产，子存母死，他夫妻情爱深重，旦夕追思，郁郁致病，以致终告不起！”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听得眉头一挑，目射精光，脸上现出一丝阴森无比的笑容说道：“幸苍天有眼，谷大侠居然有

后，他这位公子是否就在那辆篷车以内！”

“笑书生”端木杰突然双目电射神光，注视“阴风叟”濮阳赫，沉声问道：“濮阳老当家的，你与‘摩云手’谷啸天有一天二地之仇，三江四海之恨？”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摇头笑道：“七年前‘大巴山英雄会’上的半掌因缘，哪里当得起‘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’之喻？”

端木杰依旧沉声问道：“濮阳老当家的既与‘摩云手’谷啸天无甚不解深仇，何必还对他这父母双亡的幼子，放不过手？”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摇头大笑说道：“端木二侠，休要误会，常言道：‘人死不记仇’，今日一见‘摩云手’谷大侠灵柩，濮阳赫连‘大巴山英雄会’旧事，均已冰释，怎会对他幼子有所不利？我只是欣喜故人有后，想看上一眼，略减心头凄楚之意罢了！”

“笑书生”端木杰闻言遂向篷车以内的爱妻“飞环侠女”岳凤叫道：“凤妹，濮阳老当家的既然如此说法你就把家麒侄儿，抱在手中，让他看上一眼！但任何人只要走近篷车的五尺以内，你便施展专破内家真气的‘寒铁飞环’，及从来未曾用过的‘淬毒万芒针’，向其下手！”

端木杰语音才毕，车帘便开，“飞环侠女”岳凤把“摩云手”谷啸天之子谷家麒，揽在怀中，右手持着专破内家真气的“寒铁飞环”，左手握着一筒得自绿林巨寇手内，江湖人物闻名丧胆的“淬毒万芒针”，妙目笼威，玉容含煞地，向“阴风叟”濮阳赫冷冷注视！

濮阳赫盯了谷家麒几眼，神色凝重地伸手端起供桌上的一杯酒来，仰天大笑说道：“且喜故人有子，濮阳赫这第

一杯酒，先谢天地！”

说完，便把杯中美酒，先行向天一举，然后洒在地上。

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，“笑书生”端木杰双双肃立抱拳说道：“李不凡、端木杰，敬代亡友谷啸天，谢过濮阳老当家的宽仁厚义，高抬贵手之德！”

濮阳赫眉头一轩，伸手取起供桌上的第二杯酒来，目注“摩云手”谷啸天的灵柩说道：“这第二杯酒，濮阳赫要我老友棺前一奠！”

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，“笑书生”端木杰不得不侧身让路，但端木杰却向“阴风叟”濮阳赫振声道：“濮阳老当家的，请你莫忘了适才所说的‘人死不记仇’之语！”

濮阳赫微微点头，闪身走到“摩云手”谷啸天灵柩之前五六尺处，岸然卓立，一举手中酒杯，慨然说道：“濮阳赫纵横武林数十年来，除了有两三位轻易难见的绝代奇人，不曾会过以外，生平未遇敌手！七年前‘大巴山英雄会’上，承教半掌，旦夕萦怀，本拟以十载光阴，苦练绝学，重会高朋，谁知今日在这西风古道之间，所见的只是谷大侠的六尺灵柩，岂不令我濮阳赫英名难复？饮恨没世了么！”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说到此处，好似心情激动已极，满头白发齐飘，左手往酒杯杯沿一搭，双手捧杯，轻轻翻掌，将杯中美酒，向前泼出，洒在“摩云手”谷啸天灵柩尺许以外！

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、“笑书声”端木杰，生恐“阴风叟”濮阳赫要对谷啸天灵柩，下甚煞手？本在凝神戒备，见状方自略放宽心。

濮阳赫突然厉声叫道：“鲍扬二弟，请把供桌上的第

三杯酒，取来给我！”

“毒心飞泉”鲍扬应声将酒送过，濮阳赫接杯在手，便往“摩云手”灵柩之前举步！

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伸手一拦，蹙眉问道：“濮阳老当家的，你第一杯酒，谢过天地，第二杯酒，奠过故人，这第三杯酒，却……”

濮阳赫不等李不凡话完，便即厉声说道：“濮阳赫茹恨七年，不见故人一面，怎肯甘心？这第三杯酒，我要……”

“笑书生”端木杰失惊接口问道：“你想开棺面见谷大侠？”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鹰眼一翻，凶光四射，换了一副狞恶神情，冷然答道：“你猜得不错，我不信一位武功卓绝，生龙活虎般的‘摩云手’谷啸天，会突然撒手尘寰，我要开棺验尸！”

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闻言大怒说道：“濮阳赫，你不要过分欺人，倘若李不凡、端木杰不让你开棺，又便如何？”

濮阳赫目光微扫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、“笑书生”端木杰，嘴角一撇，哂然不屑地说道：“你们‘祁连双剑’便算联手联攻，也禁不起濮阳赫三记‘阴风煞手’！”

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明知“阴风叟”濮阳赫一身出奇绝学，本已威震江湖，冠冕绿林！

大巴山受挫以后，埋首终南，苦研武技，内外功行，必更大进，所说决非虚言，但因自己“祁连双剑”名头，亦非幸致，遂浓眉剔处，一声怒啸，伸手肩头，掣出了青钢长剑。

“笑书生”端木杰比较沉稳从容，不似“铁面昆仑”李

不凡那等性如烈火，伸手拦住自己这位结义大哥，微笑说道：“大哥暂莫动怒，我们就让濮阳老当家的，亲自动手开棺，等他看过谷大侠遗骨，了结‘大巴山’旧恨以后，再行领教濮阳老当家的埋首终南，又复苦练七年的‘阴风煞手’！”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虽然听出“笑书生”端木杰语意尖酸，却只一笑置之，冷冷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便请你们把谷大侠的灵柩抬下！”

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怒视“阴风叟”濮阳赫几眼，愤然跃上灵车，与“笑书生”端木杰合力将“摩云手”谷啸天的灵柩，抬下车来，轻轻放在地上！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把手中酒杯，暂交“毒心飞枭”鲍扬，目注灵柩，凝神肃立，微一拱手，正待举步近前。

突然自百丈峭壁以上，传下一阵声如鸾鸣，清越无比的哈哈狂笑！

这阵突如其来的笑声，震惊了所有在场之人，一齐抬头循声望去。

只见离地十五六丈，自峭壁横伸的一根老松枝上，盘膝坐着一位白衣之人，年龄相貌，均因松枝所遮，无法辨认！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微提真气发话问道：“松上所坐，是哪位武林高朋？”

白衣人不予置答，依旧声如鸾鸣地吟道：“一醉能排万虑空，人生难得是朦胧，清狂镇日对西风！啸傲江湖千幻影，睥睨天地一飞虹，亦魔亦侠亦神龙！”

这六句歌词吟毕，“祁连双剑”及一千绿林巨寇，俱都眉头紧蹙，默然无声。

因为都已知道来人正是当代武林中几个轻易难见的异人之一，此人善恶不定，喜怒莫测，生平嗜酒如命，极爱秋光，自号“西风醉客”，但江湖中人，却由于他形相时易，变幻莫测，武功又高得不可思议，公称“幻影神魔”，以致本名“南宫漱石”，反倒不大为世人所晓！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突见这位魔头出现，虽颇心惊，但又不能不加答理，遂仰首抱拳，含笑问道：“尊驾莫非自称‘西风醉客’，世号‘幻影神魔’的南宫漱石先生吗？”

松上白衣人闻言，哈哈笑道：“这‘先生’二字，称呼得倒颇雅致，也极适当，我大概总比你这不知死活的老头儿，多见过几天世面。”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怒在心头，却不敢形诸神色，勉强哈哈一笑问道：“请教南宫先生，濮阳赫怎样不知死活？”

南宫漱石在松上笑道：“你适才向前举步，是否要想开棺？”

濮阳赫点头答道：“濮阳赫饮恨七年，若不让我与‘摩云手’谷啸天见上一面，怎肯甘心？”

南宫漱石哈哈笑道：“这就是你不知死活之处！”

濮阳赫愕然问道：“南宫先生这样说法，难到棺中有险？”

南宫漱石自腰间解下一只酒葫芦来，喝了几口，点头笑道：“你只要一开棺盖，便将死在‘摩云手’谷啸天的‘三阳神功’之下！”

这两句话儿听得“铁面昆仑”李不凡、“笑书生”端木杰等“祁连双剑”，暗咬钢牙，把这位既称“西风醉客”，又号“幻影神魔”的南宫漱石，恨到极处！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闻言，一阵阴森森的得意冷笑起处，

仰头说道：“南宫先生，你大概看走了眼，濮阳赫适才举步意欲开棺以前，向棺抱拳之际，业已暗发无形无声，功能透物伤人的‘阴风煞手’！纵令谷啸天人卧棺中，诈死相诱，但此时也将由假尸变成真尸，怎能施展‘三阳神功’，对濮阳赫猝然加害？”

南宫漱石向下啐了一口，晒然笑道：“濮阳赫，你只知道你所练‘阴风煞手’，能够透物伤人于无形无色之中，为什么就想不到‘摩云手’谷啸天可以在棺内悬上一件他家传至宝‘天孙软甲’？”

濮阳赫听得眉头双蹙，目注灵柩，棺盖却倏然自开，生平强敌“摩云手”谷啸天，自棺中一跃而出，仰首峭壁苍松，抱拳笑道：“南宫先生，难道以你堂堂‘西风醉客’名头，还要助濮阳老当家的一臂之力？”

南宫漱石呵呵笑道：“谁说我要帮他？我与你们双方，均无恩怨，只是不忍见濮阳赫冒失开棺，糊里糊涂的死在你‘三阳神功’之下，才发话点明而已！”

“阴风叟”濮阳赫牙关暗咬，目注“摩云手”谷啸天沉声问道：“谷大侠，七年前你在‘大巴山英雄会’上，已仗神功绝技，使濮阳赫负愧含羞，如今何必又用这种诡计？诈死棺中，对我暗算！”

“摩云手”谷啸天脸上微红，向“阴风叟”濮阳赫略一抱拳，摇头答道：“濮阳老当家的，千万请勿误会，谷啸天诈死之事，决非为你！”

濮阳赫闻言，方自一阵“哼哼”冷笑，峭壁松顶上那位“西风醉客幻影神魔”南宫漱石，又复向濮阳赫发话说道：“这一点我替谷啸天证明，他诈死之故，决非为了诱你！”

濮阳赫如坠五里雾中，目注“摩云手”谷啸天茫然问